

本体论研究

Ontology (第三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俞宣孟 著

本体论研究

Ontology (第三版)

俞宣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体论研究/俞宣孟著.—3版.—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277-4

I. ①本… II. ①俞… III. ①本体论-研究 IV.
①B0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283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本体论研究

(第三版)

俞宣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7.75 插页 4 字数 441,000

2012 年 1 月第 3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277-4/B·898

定价 55.00 元

第三版前言

—

本书初版至今已经12年了。有论家说，这是一本西方哲学的入门书，我颇同意这个说法。不过应当说明，经由本体论入门与通过哲学通史入门是有区别的。在哲学通史中，我们可以了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和各种哲学观点，但是，却未必深入；专注于某个哲学家，又容易见木不见林。现在的生活节奏也没有给人留下读遍原著的时间。从本体论着手，就可以直奔西方哲学的核心。在西方哲学中，本体论是所谓纯粹哲学，或所谓“第一哲学”。它以追求普遍知识为宗旨，决定了西方哲学的问题和方向，并且在印欧语系语言特征的参与作用下，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形态。

从历史看，一部西方哲学史可以说就是围绕着本体论的建设和批评展开的。本体论的命运代表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命运。哲学其他分支的产生也多半与本体论相关，例如，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一开始就分成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阵营，其中有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这是从人的认识方面为本体论所代表的普遍知识作辩护；相反，如果坚持人的一切观念都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那么，就不可能有组成本体论那种普遍性知识的绝对普遍观念，于是，就有休谟对普遍性的因果观念的穷追猛打。只有在本体论的背景下，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才会以这种方式出现，离开了本体论这个背景去理解认识论是困难的。

进入现代以后，出现了许多新流派，从标榜传承理性的现象学到反对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其骨子里还是拿本体论说事。例如，胡塞尔提出要回到事情本身，这个事情本身是指显示在意识中的事情，首先是指显示在意识中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即他所谓的观念、本质或范畴。胡塞尔以为用这个方

法可以为具有逻辑规定性的范畴提供明证；因为，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已经被证明是不能从经验归纳和心理积淀的方法得到的，而在胡塞尔的方法中却看到了作为意识对象的范畴和与之相随并将范畴显示出来的意识方式这两端，至少范畴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胡塞尔的本意是为本体论张目以便为传统的理性主义辩护，但是，这个方法的推广却动摇了本体论第一哲学的地位，它说明对本体论的范畴是可以从人自己的意识方式方面去作说明的，于是就出现了海德格尔哲学、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各种颠覆本体论的力量。又如，沿袭经验主义传统的分析哲学转向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时候，也是以本体论为靶子的。他们把通过语言的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当作哲学的任务，语言的分析主要是看一个词的所指归根结底是否有其经验上的对应物，有其对应物的，这个词就是有意义的，没有，就是没有意义的。那些所谓没有意义的词，实际上正是指本体论哲学中的那些范畴，它们本来就不是从经验概括得到的。了解了本体论，才能明白分析哲学在反对什么，以及在那个方向上所发展出来的问题。事实上，分析哲学家专心发挥的逻辑方法的根子却在本体论中，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倒是本体论哲学的继承者，关于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

可以这样说，无论了解西方传统哲学还是现代哲学，都离不开对本体论的把握。本体论不仅对西方哲学的论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西方哲学的形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后一种情况对于处在不同哲学形态中的中国读者尤其值得关注。读西方哲学而不及本体论，就好像是进庙宇而不见菩萨。

二

在研讨本体论的过程中，同事们提出过一些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在这里作出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本书所揭示和刻画的本体论是否过于严厉甚至狭窄。第二个问题是，本书提到本体论的历史命运时用了“终结”一词，是否缺少宽容精神。

关于第一个问题，本书根据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参照西方人自己关于本体论的定义，以及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诸种重要哲学著作中提到本体论时的用法，把本体论界定为西方哲学的普遍原理，形式上是以“是”为核心逻辑地推得的范畴体系。有同事读了各种材料后觉得不见得都是这样。“不见得”的情况大致有四种。

第一,近一二十年来,本体论这个词被理论界广泛使用,出现了所谓文学本体论,戏剧本体论、翻译本体论,等等。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词汇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权利,但是,上述种种本体论显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这个词的本义是指纯粹哲学,如果说哲学是普遍的学说,那么,本体论是普遍中的普遍,是最普遍的理论,相对于它,其他的学问都只能是特殊的学问,如果各位承认他们所使用的本体论这个词起源于西方哲学,那么,文学、戏剧等等的理论和本体论是牵连不起来的。也许在上述各处人们对本体论这个词有一种活用或自己的规定,把那樣的活用或规定反过来加诸西方哲学是我所不取的。此外,本体论这个词的原文 ontology,汉语译成本体论是不妥的,我建议过译成“是论”,也有人译成“存在论”,译名的深入讨论可以减少它的误用。

第二,本体论这个词也常出现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中国哲学本体论的说法。最初提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候确实有一种混淆,以为中国哲学中也有这样一个与西方哲学相应的门类。随着过去十来年对本体论的深入了解,尤其是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相当一部分学者起码已经认识到,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是关于本根、体用的理论,与西方哲学逻辑地构成的原理体系是不同的。但是,这还只是表面达成的认识,深入下去,问题比较复杂。指出中国没有西方哲学那样的本体论,本来应该能够揭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的建设不能依傍西方哲学。然而,最近却出现了一种情况,表面上不坚持中国哲学有西方哲学本体论,实质上却照着西方哲学的观念建设中国哲学,并且在理论上似乎显得更加深刻。我认为这个方向背离了中国学术和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唯其如此,更有必要把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讲清楚,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西方哲学的形态和宗旨。

第三,与中国哲学本体论相关的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我在本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本体论部分,而且对本体论是取批判态度的,对本体论的批判就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革新和创立新的哲学形态的关键。我在2002年读到已故高清海先生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对本体论的摧毁》的短文,他与我持同样的观点。把本体论的含义扩大到种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劳动本体论,等等),这与本体论这个概念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意思是相抵触的。深入开展

这方面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更顺畅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顺便指出,在哲学这门学科上曾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前苏联对本体论问题也不甚了了,据说近年来他们也开始关注本体论问题,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同仁知道了我们对所谓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提法的反对意见,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为此,我应约在他们的《哲学问题》(2007年第5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本体论问题》的文章。

第四,如果说以上种种说法主要出现在国内学界,那么,有同事提醒我,国外的学者也有与我不同的见解。当然一般来说,国外学者谈本体论问题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但是,落实到个人也不一定,也有对错深浅之别。我在书中曾引国外学者对大名鼎鼎的卢卡奇的批评,说他既谈什么社会存在本体论,就应当谈逻辑,说明卢卡奇对本体论未必了然。俄罗斯和东欧在文化和哲学传统方面与西欧的差距不比我们小,我们不能以他们为据。但是有一个人不能不谈,那就是蒯因。人们引他《论何物存在?》¹一文中的话说,本体论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的问题。根据这句话,很容易就联想到本体论是讨论存在问题的,这与本书中谈的那种本体论似乎是不一样的。但是,读下去就发现,蒯因所谓的本体论承诺是说,当我们建立一套科学理论的时候,例如,建立物理学或生物学,“我们所采取的是能够把毫无秩序的零星片段的原始经验加以组合和安排的最简单的概念结构”²。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好比说,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是各式各样的,一样一样去识别是不能穷尽的,于是就出现了物种分类的表述,当你接受着物种分类的表述时,同时也就承诺了使这种分类成为可能的那种方法,即分类原则或曰“简单的概念结构”。如果说物理学和生物学是这样构成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有最广义的科学的概念结构,也必定承诺了使那种概念结构成为可能的东西,而决定物理学、生物学那种部分概念结构的合理构造的理由与决定整个概念结构的合理构造的理由并没有种类上的差别。他说:“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³由此可见,在蒯因看来,科学知识使我们对自然的解释更加简化和完善,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组建这样的知识,是因为我们承诺了有这样一个“结构概念”的领域。他用现象主义和物理主义暗示这种概念结构有两种来源:从经验概括地得到的是现象主义,直接假设有这种概念结构的就是物理主义。要把物理主义还原为现象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物理主义的概念结构同样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用

数学中无理数和有理数为例,虽然有理数范围内的初等算数是实实在在的真理,但是引进了无理数的算术却更加简便,并且把有理数算术作为一个部分包含在内。从现象主义的态度看,无理数算术就像是神话,但它的实际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他还进一步引申说:“从严格的物理主义看来,柏拉图主义也是神话,但是,这个更高级的神话就其简化我们物理学的叙述来说,又是一个好的和有用的神话。”⁴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蒯因所谓的本体论是指隐藏在各门科学后面起简化规范作用的他称为“概念结构”的东西,由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不同,本体论也有多种,但是,如果我们将其扩大成“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那么,显然就有一种统领全面的本体论了。蒯因的本体论观念与传统本体论观念在形式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在传统哲学中,本体论被认为是统摄自然和人事的普遍、客观原理,而在蒯因这里,本体论是人自己整理自然经验的一套概念结构。把本体论从宇宙规律移入人脑,成为人类组建普遍必然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先天范畴,这一点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本书中只强调了康德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没有指出康德将客观普遍的规律转移成主观的先天认知范畴后仍然是一种本体论。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一书中就是这样认定的。不过蒯因也不是简单地遵循康德的思路去证明本体论是人类深藏在脑子中的整理经验材料的先天框架,要理解蒯因的思路先要提到经验主义阵营内部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分析哲学的观点,即抓住本体论哲学使用的概念是没有经验对应物的形而上学的语词而加以清除的做法。⁵而蒯因则认为,语言的分析确实可以分清那些不能在时空中实际存在的东西,但是,并不能排除语言中所谈到的有些东西虽然没有经验的对应物,但是仍然是有意义的,例如大于一百万的素数,以此作为为本体论张目的理由。于是,我们看到“何物存在?”就被他用作谈论本体论问题的开题。他要求对本体论采取“宽容和实验”的态度⁶,这是所谓美国实用主义对本体论的态度。本书的讨论主要限于西方传统本体论,只是略微点到一点它在现代的命运,而没有具体深入到现象学、分析哲学以及各位有影响的大哲学家对本体论的态度和论述。然而无论如何,传统本体论的基本观念是不能再变化了。现代西方哲学对本体论的态度总的来说是采取批评态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新流派大多也是在对本体论所采取的态度方面展示出自己的学术意义的。

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本书以“终结”一词断定本体论的前景是否太苛

刻。的确,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灵魂,它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决定着西方人思想的命运,并且还对方人的生存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全世界。我在书中也曾经肯定了本体论对科学知识的积极影响,而科学对当今人类生活的作用是无法否认的。有的同志还提醒我,后来的哲学要有说服力,总是能够对以往的哲学做出解释,并且将过去的哲学包括在自己之内,怎么能够声称作为西方哲学标识的本体论的终结呢?尤其是今天“宽容”一词已经成为大家都赞赏的一种交往态度和品性,用“终结”一词加诸本体论倒似乎是不能被宽容了。

以上这些意见让我产生一种深深的忧虑。且让我先就宽容一词作一辩。能奉行宽容者一般总是强者;强者是不待弱者去宽容的。再者,宽容不是没有限度,如果对手欲置我于死地,宽容至少要缓谈。宽容本来是人事方面的道德现象,不一定适用于谈论本体论问题。谈论本体论,应当就本体论本身的情况来说。那么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具有最普遍知识的性质,由此而具有第一原理的地位,这意味着在本体论与哲学分支和其他知识的关系上,本体论是具有决定性作用和统摄性地位的,关于这一点站在与本体论不同形态或方向的学问能接受吗?接受它,就要把自己的学问当作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从属于它;不承认它是第一原理而去谈对本体论的宽容,那只是假惺惺。其实,“终结”一词并非骇人听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说:“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⁷上文发表以后过了一百多年,海德格尔又写了一篇题为《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的文章,⁸再次提出了哲学终结的问题。请注意,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最盛的地方是德国,而说出哲学终结了的正是德国人。他们呼吁终结的是传统哲学中的主流,而主流传统哲学的核心就是本体论,所以,确切地说,所谓哲学的终结,就是作为主流的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的终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解构本体论历史的任务”⁹。呼吁本体论的终结,正是为了把哲学从本体论决定的那种观念和框架中解脱出来,使哲学走上新的发展道路。¹⁰

三

对于具有悠久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我们是否应当这样苛刻地宣称它的终结呢?这要看人们怎样看待本体论,以及本体论在历史上和目前对人们实际

上的影响究竟如何。这涉及对本体论的全面评价。总的来说,当本体论在柏拉图那里开始创立的时候,它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一次革新和深化;但是,当它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后,尤其在今天,却成了人类思想的桎梏。

本体论出于以心灵的眼睛对世界的“看”。当人类面对世界中多样复杂的无穷事物时,柏拉图引导人们用心灵的眼睛从中看出了多中之一、变中的不变。至今我们还常用这种方法认知事物,这是有限的人生面对无限的世界所能采取的一种简化的方法。柏拉图称为理念的东西实际上被接受为普遍性的概念;与普遍性概念相关,发展出了本质的观念;本质观念间的结合产生了普遍知识的观念,同时训练了逻辑的思想方法、发展了数学。由此,导致了学科的最初分类,即哲学作为最普遍的知识和其他各种特殊门类的知识,知识的分类方法一直沿袭到今天。对比中国古代学术的分类,就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和中华民族从古代开始感应世界的重点和方式的不同。如果说,承认今天盛行的学科分类,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分类,就是我们称为科学的内容,承认科学以及技术对于今天人类生存各方面影响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本体论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人类成功地应对了某些方面的生存挑战,较大地满足了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改善了衣食住行,还发展了各种满足人类精神发展的条件,人类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了地球上最具优越性的生物。

然而,针对人类的生存挑战不会终止,只会不断地改变形式。譬如,当人类能够生产出抗生素抵御病菌对人体侵害时,自然界的病菌会不断改变自身的基因结构向人类发起突然进攻,人类往往猝不及防。与此相比更严重的是,人类大规模地开发征用数量巨大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它在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样开采下去资源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另一方面,传统能源的使用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了气候的变化,使气候问题破天荒地成了国际政治的艰难议题。此外,大规模能量的开发和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还被用作武器,这种技术开始只有少数国家能掌握,人类也在尽量采取防扩散措施,但是,一种技术一旦被发明,早晚总是要被更多的人掌握,且生产成本也会逐渐降低,就像生产玩具一样方便。历史上的人类曾经为争夺生存资源而不断爆发战争,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明究竟能用来制止战争还是扩大战争的规模、直至把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消灭干净?最近,关于太空探索的报道中隐约透露出,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据说是为了寻找适宜人类将来移民的新家园。之所以要这样打算,是因为地球已

经变得越来越不宜居住了。我们知道,太阳系和地球的自然生命是以亿年为单位的,生命出现在地球上只有很短的时间,可是为什么地球的境况竟突然发生了不宜居住的迹象?是自然本身在突然变化,还是人类自己的活动加速了某种恶果的出现?又,假设人类移居到了外星球,以同样的生存方式能保证人类在新的生存环境下长居久安吗?现在需要调整和改变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生存方式还是环境呢?我们总是觉得,人类的力量越来越大,已经成了地球上的主宰,但是,针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却变换着形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些挑战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还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危机的出现往往是与人类自己的生存方式联系着的。

本体论与上述这些消极后果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人类须在克服困难和挑战中生存也属正常。然而,如果问题涉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时,那么,提供了“世界观”的本体论哲学就是需要检讨的。更为迫切的是,作为一种哲学,它是否提起人们对于当前处境中蕴含着的那些生存危机的警觉,更进一步,使人类避免由自己的生存方式造成的对自身生存的危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本体论给我们刻画了一幅有关世界的图景,即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它让我们看出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最终把它表达为是宇宙精神的自身运动。人始终是一个站在外面的观察者。诚然,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也把人包括在其中,逻辑所展开的不仅是客观世界的运动过程,也是主观精神对它的认知过程,是主观意识达到自由的普遍意识的过程,然而,这是以看世界的方法反过来对人的规定,把人纳入那个世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结果就产生出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问题,与此相关,人的自由就被界定为对必然的把握。然而,就像不能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善恶观念去评说自然界的狼吃羊,也不能反过来用整理自然界事物的方法整理人类自己的事务。例如,从类的方面概括人的本质,即把人的普遍性的类看作是每个人的真正所是,这不符合活生生的人的事实,以这种观点投入生活就更糟糕,它不把人当人看待。这种倾向现在确实有,表现为把追问普遍本质的方法用于人文领域的研究,试图为价值、美、善等找出它们的定义。事实证明这种方法不能成功,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已经对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表示了厌倦,他们想用共同性(commonality)、一致性(uniformity)这种非逻辑规定性的词来取代普遍性。尽管如此,似乎还没有人指出,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的根子就在本体论中,走向普遍主义、本质主义是以本体论为核心的那种形态的哲学的结

果。¹¹在人事中高扬普遍和本质势必限制人的多种可能性,归根结底是限制人类应对生存挑战的多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性。我以为哲学应当能够激发人的各种生存能力,提高生命的自觉性,以便选择一种适宜的生存方式,使生命现象能够持久地延续下去。然而以本体论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哲学却以看世界为出发点,这种方式固然提供对世界的深入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的生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暴露出了它的片面性。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哲学高扬主体性,又把价值和审美建立为独立的学术分支,恰恰说明原来以本体论为核心的那种哲学的不足。

以本体论作为标杆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之为哲学就受到了怀疑。不过,今天迫切的问题是,对于我们上述提到的人类所面临的那些挑战,中国哲学是否能提供积极的回应。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中国哲学在其开端处就表现出的与西方哲学的不同取向。前面我们说,希腊哲学家面对多样的世界采取了多中求一、变中求不变的方式。从儒家哲学的经典《周易》和道家老子、庄子等人的著作我们看到,同样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国古人也认识到以有限的生命去把握无限的世界的困难,¹²也需要“知有所至”,“知有所止”(《庄子·齐物论》),需要由繁而简,需要达到“一”,但是,中国古人见识到世界上一件一件构成了“多”的事物都是有来历的,它们都是从某个源头分化出来的,源头又有源头,最终归结为一个源头,即一切的“分”出于最初的“不分”,这个部分的源头就叫做“太极”。“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¹³;或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¹⁴。包括人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中国人说,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个“所以然”不是在于事物的普遍本质,而在于其来龙去脉。孔子自称“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许慎《说文解字》曰“古,故也”。段注“‘邶风·大雅’毛传曰,古,故也。‘女部’曰,故,使为之也。按故者,凡事之所以然。而所以然皆备于古,故曰,古,故也。”对“所以然”的追溯而达到的“一”,与西方哲学对“一”的追求是不同的。西方哲学的“一”是对作为“多”的现成已然事物的概括,中国哲学的“一”则是指作为“分”而成为“多”的事物的同一起来历。从这个不同取向出发,中国古人展开了自己的哲学活动。例如,中国哲学认为万事万物能够展开出来总是有它的途径的,这个途径就是所谓“道”。作为处于同一过程中的人,既要“自强不息”也要“厚德载物”,目的在于保持过程的和谐、平衡。圣人就是能够把握适当的时机作出

应对,以便“发而皆中节”,达到“天下之达道”(《中庸》第一章)。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圣人就是生命的自觉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工夫要下在人自己的修养方面,修养不是脱离实际的沉思默想,而是既是作为个人又是作为社会成员在实际生活过程中的磨炼,这是一代一代人的不会终止的任务。

这里不是全面论说中国哲学的地方,且就几个迫切的问题略作议论。一个问题是关于自然生存环境问题。这个问题西方人目前也很重视,这是因为实际情况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但是在他们据为指导思想的哲学中却找不到根据。而中国哲学,如我们前面所说,自开始就意识到人与自然出于同一根源,这是保持人类和自然和谐的根据,只有在这种和谐中,人类才能维系自己的生存。有无哲学上的根据对于应对环境的措施就显出了差异。现在流行的观点是,用科学技术解决科学技术导致的环境问题。这固然在某些方面是有效的,但是,人类生存所需的某些资源的耗竭却是不可逆的。现在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已经触到了一点边,是事到如今无可奈何之举。如果采用中国哲学的思路,那么,环境和人同是地球上生命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人则是这个生命系统中的“心”,人具有“为天地立心”的使命(张载语)。有了这份心思,又看到了人自己的生存方式中产生出对维系自身的生命系统的威胁,那么就不难明白根本的问题在于改变和调整人自己的生存方式。现在人们对于以技术的方法克服技术的危害充满信心,这种想法的背后是认为,我们只要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就能制服事物,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不依赖人而独立客观存在着的。然而中国哲学并不强调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而是把物和事联系在一起。《大学》有“致知在格物”一说,郑玄注云:“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是说,物之被人类认知,是作为一种事被认知的。照此而言,事物向人类显示出它的本质的时候,其中已经包含了人类“格物”的一种态度或意向。以技术的方法克服技术的危害,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有成效的,但是也潜伏着“饮鸩止渴”的风险。有一种说法,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全看掌握在谁的手里,这后半句话毕竟是补充的说法,而把物与事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则是比较完备的。

现实生活的种种情况表明,人类目前迫切需要调整自身的生存状态。一种盯着世界“看”的哲学是很难意识到这种迫切性的,而中国哲学中则可以引申出人与自身生存所依托的那个生态系统结为一体的结论,在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中谋求人类持久安定的生活是人应当有的生命自觉。这就是不要单

纯的受欲望和利益的趋势而生活,保持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些问题上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哲学强调身心修养,就是要在生活中提高这方面的自觉性,能进则进,不能进就退。而用西方哲学去“看”世界的时候,人就不知不觉地站到了世界的对面,即人与世界处于分离的状态。与此相关,西方哲学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总是抱着人有一种确定而神圣的本质的想法,这是用看世界的方式来看人,是不会成功的,然而,这种求本质的想法仍然在驱使着人类,若明若暗地把人定位为一个利益主体,并且还把这个想法贯彻到组织社会生活方面去。其实离开了人在各层次上的平衡,又有什么利益主体呢?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哲学对于人类早些发现乃至预防某些后果的发生是否有所帮助?西方哲学说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固然能帮助我们看到某些事情的发展,不过,本质和规律都是对已有事物认识基础上的把握和推广,而世界上总是会产生出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观念还强调必然性而排除或轻视偶然性,然而,虽然人们可以为了满足思想的必然性而排除偶然性,而偶然的事情对人的生存并不放弃它的影响,有的影响还可能是致命的。中国哲学当然不能预测偶然事情的出现,而是唤醒一种时刻警觉的意识。《周易·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钱钟书先生考证了历史上对“几”的释义,认为“‘知几’,非无巴鼻之猜度,乃有朕兆而推断,特其朕兆尚微而未著,常情遂忽而不睹;能察事象之微,识寻常之所忽,斯所以为‘神’”¹⁵。世界上在不断发生新的事情,这些情况并不都是人自己能决定的,也不分必然和偶然,其中有些事情可能对人类的生存带来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人类应当警惕地关注这些情况,关注“几”就是关注新情况的苗子而不是乱猜。这样,我们不仅要关心那些已经发生过的生存危机,而且要注意那些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生存危机。与中国哲学的这种警觉意识相连的是“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下》说:“明于忧患与故。”忧患是中国哲学明确提倡的一种意识,民间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它在任何时候都与个人、民族和人类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请想一下,中国哲学唤醒的这种意识对于我们个人、民族乃至人类来说是可有可无的,还是必需的?此外,历代的中国哲学有关身心修养的论述并不只是为了洁身自好或孤芳自赏,而是为了能解除各种遮蔽,达到心明眼亮,恰当地应对世事的目,包括在可能和需要的时候服务于天下。

或者有人说,上述中国哲学谈及的东西是西方哲学本体论所不及的地方,二者之间因而没有可比性。然而,我们现在已经把哲学看作对于安身立命具有指导意义的学问,面对人类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的比较不能仅仅从书本上找到二者各自的有无,而是要针对实际问题和哲学这门学科的根本性质作比较。于是我们就有理由问,一种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哲学既然自诩提供了“世界观”,那么它是否也对人类目前所处的境遇提出积极的指导呢?

或者有人说,诚如本文也承认,本体论对逻辑、数学、进而对科学的发展有过很大的推动,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难道不重要吗?这些当然重要。但是,当我们说它们重要的时候,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呢?科学技术的意义在于能服务人的生存,它是人类多种生存方式之一。这种生存方式精于对物的驾驭,使得掌握了科技的人们在一定时期获得了生存的优势,但是,同时它也对另一些人的生存造成威胁,甚至灭绝了一些人。为此,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也要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但是科技活动决不能取代人类生存的全部意义,我们在掌握科学技术这种生存方式的时候也不要让这种生存方式掩盖了人的其他生存方式,尤其是那些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从这个角度说,就要求从本体论哲学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不把本体论哲学奉为第一哲学,而只是把它看作是逻辑、数学以及自然科学相关的思想背景和方式。哲学应当全方位地关注人的生存,生命的自觉就是哲学。我觉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对于以生命自觉为内容的中国哲学和以本体论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和地位的表述是恰当的,它启示我们,在掌握科学技术的时候,始终不要忘记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生存这个根本而永恒的主题。

今天,本体论在西方已经衰弱,它无法回应实际生活提出的问题,哲学正在对本体论的批判中谋求新的发展。然而在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哲学建设基本上都依傍着西方哲学而进行,而且,依傍的是传统哲学,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势必走进本体论。这几年,这样的想法果然出现了。有作者认为,既然我们可以有中国自己的伦理学、认识论、美学、价值论,等等,那么就应当有一门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学问,它就是关于存在的学问,即本体论。¹⁶看来接受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后,中国学者要从本体论中走出来倒困难了,这说明搞清本体论哲学的形态、宗旨及其历史命运仍然是学界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本书原计划还要写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对本体论的态度,当时由于要赶出版时间而略去了。一件工作一旦放下再要拿起来对我来说很困难,包括本文

中提到的对康德哲学实质上的本体论性质的新认识,尽管这些问题仍然有它们的学术价值,我都不想下工夫了。我现在关心的是,面对当下人的生存状况,怎样让中国哲学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释

1. 该文载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宋文滢、张家龙、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 同上书,第16页。
3. 同上。
4. 同上书,第17页。
5. 关于蒯因谈论本体论问题的这个背景,陈启伟先生为《从逻辑的观点看》的中译本作的“序”讲得很清楚。
6.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第18页。
7.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将“终结”一词改译为“完成”,似乎这样比较“宽容”。然而,恩格斯在1888年为该文单行本写的序言中提到,他和马克思当时作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思想清算一下”,是为了说明他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又,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所以,新版的译文对黑格尔是“宽容”了,但是,却把马克思恩格斯试图革新西方哲学的抱负淡化了。
8.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42—1261页。
9. “解构”一词的德文原文是 Destruktion,在麦夸里(John Macquarrie)和鲁宾逊(Edward Robinson)的英文译本中译成 destroying,意为“摧毁”,“消除”。本体论作为第一原理,是用来说明其他理论而不能被其他理论说明的,当海德格尔通过生存状态分析对本体论做出说明的时候,本体论第一哲学的地位就被摧毁了。海德格尔把自己能够说明本体论出处的生存状态理论称为“基本本体论”,“基本”以取代“第一”。所以,上述英文译名并非没有根据。然而,由于本体论这个词容易使人陷入传统哲学的构想,所以,海德格尔后来就不再谈“基本本体论”这个词,甚至,连“是”这个词也不愿提起。西方有些哲学辞典把海德格尔哲学当作一种本体论哲学,这是有违海德格尔本人想法的。
10. 总的来说,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对本体论一贯持怀疑、反对的态度。近来,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有为本体论辩护的意思,美国哲学家蒯因也主张对本体论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从一个特定角度看问题的结果。斯特劳森主要把本体论看作一种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但是,他觉得在反驳本体论时,自己也必须用那些抽象的语言来说话,于是,主张回到本体论。蒯因则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认为为了能够简单地认知和解释事物,我们需要某些普遍性的理论,不论它是从经验概括得到的还是事先假设的。正因为他们的说法同经验主义传统产生了差距,才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然而,他们都只是就本体论某一个侧面的特征而不是就本体论的根本特征发表意见,他们的意见也不会改变经验主义传统的哲学对本体论的一贯态度。
11. 关于对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分析批判,请参见拙文《论普遍主义》,《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本质的观念及其生存状态分析》,《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
12. 见《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13. 《周易》系辞上。
14. 《老子》第四十二章。
15. 钱钟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6页。
16. 参见杨国荣:《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导论部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重版前言

本书出版时没有写前言，值此重版之际，有几句话想说。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中思辨性最强的部分，读起来不会轻松，这样的书在一方面是高节奏工作另一方面又讲究消闲的时代还有重版的需要，可见读者口味原是多样的。就像现在大多数人喝酒就喝啤酒，但总有人喜欢喝白酒，而且，在喝白酒的人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喝酒。

懂得本体论，是为了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深处，不理解本体论，就很难说是理解西方哲学。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把它当作是有关世界本原的理论，进而把它当作是关于世界是由什么基质组成的学说，这就把本来很精深的一门学问简单化了。其实，本体论在西方称为第一哲学，或哲学中的哲学，在形式上，它是以“是”为核心范畴逻辑地演绎成的纯粹原理体系，英文的名称叫做 ontology，直译可作“是论”。本书沿用本体论这个名称，是因为当时只流行这样一个名称。这几年我国哲学界不大用本体论这个名称了，但是，这个译名却流传到了哲学以外的学科，令人啼笑皆非。本书从本体论的定义谈起，从语言方面和中西哲学比较的方面讨论了这门学问的特征，又根据西方哲学的历史，介绍了本体论产生、发展、成熟、直至走向终结的过程。本体论虽然不再辉煌，但是它对于西方人世界观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图谋反叛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总是把本体论当作靶子，例如，德里达曾在上海社科院说，他的解构主义就是解构本体论。

不过，搞清西方哲学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说得直白一点，因为当今的教育系统中有这门课程，就有我这样以此为业的人，力图把这门学问讲讲清楚；说得学术一点，哲学是人类思维活力、精神状态和文明水平的表现，学习哲学也是传承文明。然而西方哲学毕竟是西方人的哲学，它出现在我们面前，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挑战。这里用“挑战”一词，是我在与西方学者的交流